

第五十九次全體會議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星期四午後八時十五分舉行

目 錄

	頁次
一六九. 聯合國各會員國與西班牙之關係：第一委員會報告書：決議案(續前).....	206
一七〇.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六理事國之選舉(續前).....	215

主席：Mr. P.-H. SPAAK (比利時)

一六九. 聯合國各會員國與西班牙之關係：第一委員會報告書：決議案 (文件 A/241) (續前)

主席：我們現在繼續討論關於聯合國各會員國與西班牙之關係的第一委員會報告書 (附件第六十九)。

本席請英聯王國代表 Mr. Bottomley 發言。

Mr. BOTTOMLEY (英聯王國)：英聯王國代表團現在仍如在委員會時同樣地反對決議案中的下開一段：

“建議：如西班牙於相當時期內仍未能建立由人民公意授權，且尊重言論、宗教與集會之自由，並矢謀迅速舉行選舉，使西班牙人民得以不受暴力與威迫之壓制且不分黨派之畛域以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政府，則安全理事會當即考慮採取適當措置，以補救該種情勢”。

據敵國政府的意見，對本問題應否採取行動，不應由大會決定，而應由安全理事會根據它自身對本問題的審議自行決定。此外，該段現有辭句的意義似謂西班牙如有不完全符合該段所載各項條件的政府存在，安全理事會便可憑這一點來採取行動以補救這種情勢。這是違反憲章的。憲章規定安全理事會的行動以業經理事會斷定認為有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的事件為限。

本席宣佈敵國政府堅決反對在這種情況下施行制裁。本席請求將本決議案分段表決。

本席還要聲明我們表示同意召回使節的提議時，我們相信不致另加其他足使我們對於此事所處地位更形困難的修正案。因此我希望大會能了解我們對本問題所處的地位，並且否決這一段以表示大會的了解。

主席：本席請捷克斯洛伐克代表 Mr. Clementis 發言。

Mr. CLEMENTIS (捷克斯洛伐克)：捷克代表團對政治委員會所提關於西班牙的決議案以百感交集的情緒曾在委員會中投票參加表決，現

在又預備再度投票。民主國家的這個最高裁判所對佛朗哥政權加以如此明顯確切的譴責，這是我們竭誠歡迎的。從前不能談到有調查並確定佛朗哥政權起源的必要；可是這種困難階段業已渡過，這也是我們極感欣慰的。在我們自始就注視西班牙人民爭取自由與民主的鬭爭並儘可能予以支援的人們看來，固然這一切都是很清楚的，可是現在這都成為國際公認的真理，這也是我們深感欣慰的。

西班牙人民爭取民主的鬭爭自始就是世界民主制度的試金石，特別是各大民主國家的試金石。不幸我們至今還不能說世界民主制度在這個試驗中表現出良好的成績。我們誠摯地仰望本屆聯合國大會，希望過去所沒有作的事，或者更糟的是過去所作壞了的事，都可以在這一次加以補救、矯正。英勇而肯自我犧牲的西班牙民族完全有權獲得這種援助。它和歐洲其他受法西斯主義侵略的民族同樣有權獲得我們的援助。西班牙民族首先遭受由納粹德意志和法西斯義大利籌劃、支助的陰謀加以奸陰攻擊。法西斯主義對西班牙民族作戰就和它對波蘭或南斯拉夫作戰一樣。西班牙民族是法西斯主義在歐洲的第一個犧牲品，也是最後一個被解放的。因此，它有受那些服膺民主和自由的國家援助的充分道義權利。

聯合國在給予這種援助方面業已採取了一小步，實際上是很小的一步。但是捷克代表團充分贊助這一步，深信可以繼之以更有決定性的援助，使深受苦難的西班牙人民可以治理他們自己事務。

主席：尼加拉瓜代表的演說將譯成英文。其後用西班牙文發表的演說將譯成法文。

本席請尼加拉瓜代表 Mr. Sevilla-Sacasa 發言。

Mr. SEVILLA-SACASA (尼加拉瓜)：謹遵主席的賢明建議，本席將力求簡短。

在政治委員會討論佛朗哥問題時，尼加拉瓜代表團採取了很明確的態度。為便利大會計，我預備把我們歷次參加該委員會辯論時所持意見的要點，概述如次。

我們說過：

一. 我們不經討論地接受安全理事會所設從事調查的小委員會的正式報告書中所述佛朗哥政權是由軸心國家協助設立、強迫西班牙人民接受的一節。

二. 如果佛朗哥構成了對於世界和平的真正威脅，而不只是可能的威脅，尼加拉瓜將欣然同意應該對他加以憲章所規定的一切制裁。

三．我們認為西班牙如果沒有一個能代表它英勇人民的願望的民主政權，就不能准許它參加聯合國。

四．依據上述理由，我們贊同 Senator Connally 的提議。如果我們的了解不錯，該提議符合我們的主要條件，那就是一方面嚴厲譴責那一種目為納粹及法西斯獨裁制度餘孽的政權仍然存在，一方面希望真正能夠代表西班牙人民的臨時政權取而代之；同時施行國際制裁，其目的為公開譴責佛朗哥主義，並且不許佛朗哥政府取得本大會的會員資格。

五．我們稱道憲章及各種其他國際文件所規定的民族自決原則，並且希望西班牙人民可以不賴外援，自行解決他們本身的問題。我們認為這是最理想的解決辦法。

最後，我們申明我們一向恪守不干涉原則，同時我們欽佩各大國一再擁護這個卓越的行為準則，我們並以熱烈愛國的心，傾聽古巴、哥斯達黎加等各小國的言論，這些小國贊成這個原則，認它為我們國家主權的最好保障。

議事日程中很少有其他項目如西班牙問題這樣地直接關係到印第安美洲。我們都深知我們與西班牙間的聯繫。我們在這個自由的半球上的國家，不論大小，都願見西班牙能自萬惡的政權之下解放出來，參加我們的行列，與我們中間最優秀的分子共同履行崇高的民主義務。

西班牙必須更換政權，這是毫無疑義的。西班牙必須恢復它的正常生活，所有各國都應該協助它復興並且與世界各國和平共處。

根據這些深存於尼加拉瓜良知中的目的，我們以與日俱增的興趣來研究這個問題，我們記得佛朗哥政權的黑暗起源，以及它對獨裁制度的讚揚與擁護。我們研究所有的提議與我們所能得到的文件，特別是各代表在第一委員會中所發表的各種法律意見。下面是我們所獲的結論：

一．為利於國際和解計，尼加拉瓜願盡力合作，以求獲得圓滿的解決。我們在十二月六日發言時，在我們向委員會所作的諾言中，強調這種願望，當時我們說，尼加拉瓜決定本着真正的責任感，接受多數的決議，但以那些構成我們國際關係中最偉大的成就的且由金山憲章完全承認的若干權利不受侵犯為條件。

二．原有的波蘭提案要求以斷絕外交關係的方式來施行強迫制裁，我們不能接受，因為這與我們對外維持邦交的意見相反。

三．Connally 提案雖然沒有犧牲不干涉原則，卻對佛朗哥政權嚴加批評。我們對於這位

Texas 州名參議員的言論，印象極佳。他說不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如果世界所有國家都能遵守這個原則，人類就可以毫無疑問地更覺心安了。

四．我們聽到瓜地馬拉在十二月四日發表的意見，說本大會所提議的對西班牙斷絕關係的辦法，是一種消極措施，並不構成干涉。

我們聽到那威代表 Mr. Wold 發表意見，說應該認為大會所提議的行動是西班牙問題的和平解決辦法。

其後，我們聽到 Mr. Alfaro 的法律意見。他的結論之一是說與西班牙斷絕外交關係並非干涉行為。

我們也聽到比利時代表 Mr. Loridan 發表意見，說不應該認為聯合國各會員國自馬德里召回它們的大使公使一舉是干涉西班牙內政的行動。

我們很注意地傾聽 Mr. Padilla Nervo 熱烈地擁護不干涉原則。最後，我們詳細地研究墨西哥、委內瑞拉、瓜地馬拉、巴拿馬、智利五國所提的聯合修正案，說明斷絕外交關係純粹是主權行動。

關於不干涉原則的解釋，既有這種法律意見，我們合理的疑懼乃告消除。我們誠意渴望擁護這個原則，使它不受任何破壞，自然欣然樂於知道，既然世界各地的法學名家堅決認為集體對某一國家斷絕關係並非干涉，則僅將派駐某國使節團的團長召回，更不能認為干涉。

因此，本席願代表敝國政府宣佈尼加拉瓜代表團將投票贊成現在陳於我們之前的業經小組委員會及第一委員會通過的決議案，深信自西班牙召回使節團的團長一舉決不違反“不干涉”的神聖原則，並且深信我們接受召回使節的辦法，可以使西班牙有機會獲得真正代表人民的政府，以便迅速參加我們由世界自由人民組成的世界主權代表的行列。

主席：本席請波蘭代表 Mr. Lange 發言。

Mr. LANGE (波蘭)：我們今晚要採取重要步驟來申雪西班牙人民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以他們的軍事援助在西班牙設立法西斯政府的這種冤屈。本組織處理西班牙問題為時已久。我們對佛朗哥政府的估價，對該政府與聯合國間的關係，對造成西班牙可以參加我們行列的條件所應有的行動，大體已經獲得一致同意的意見。對於採取行動的正當方式，意見卻有參差。因此，關於行動方式的意見參差，大體能告克服，我們能在委員會中以二十三票對四票絕大多數同意一種行動辦法，本席對此極感欣慰。這個行動辦法具載於大會現有的決議案中。我知

道這個決議案不能使我們全體滿意。有的國家認為尚有未足，有的也許認為似稍太過。但是這總不失為對積極行動的第一個具體協議。這就是本決議案的重要特點。

因此，我願意促請大會全體一致地，最少以絕大多數通過這個決議案，並且通過整個全案。讓我們向全世界證明我們不是只會發表演說而已。讓我們向世界證明本組織是在實事求是，能夠有所行動。

主席：本席請巴拉圭代表 Mr. Acosta 發言。

Mr. ACOSTA (巴拉圭)：本着敝國代表團在金山和倫敦所採取的民主立場，並且再度明白表示我們所投的票並非表示贊成干涉，本席茲擬宣佈巴拉圭贊成政治暨安全委員會的決議案。

對西班牙問題，我們贊成採取和緩而實際的步驟，因此，我們贊同哥倫比亞所提的動議。但是這個動議在委員會中只獲得少數贊成而被否決。

我們曾經說過，波蘭提案及美國提案都似乎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我們贊成一個符合我們在金山和倫敦所取態度的辦法：不違反憲章，都可以再度表示因為西班牙現政權的起源、性質、政策，又因為它代表一個反民主的國家，奴隸及暴政竟已在該國成為制度，所以本組織不贊同該政權。

我們現有的決議案雖不能完全反映我們的願望，我們仍然擬加贊助，認為是很有價值的預防辦法，且是對於維持和平的一種貢獻。召回使節團的團長足可構成不滿意佛朗哥政權的顯著表示，並且暗示將來或許要繼續採取更重要的辦法。

我們深信我們的態度是合理的，而且是一貫的。我們所採取的只是為求安全與和平的一種防範辦法，是屬於本大會的職權範圍以內而不涉及憲章所禁止的干涉行為的一種辦法。

我們認為委員會決議案的目的僅在乎此。因此我們對它堅決擁護並且預備投票贊成。

主席：本席請瓜地馬拉代表 Mr. Saenz 發言。

Mr. SAENZ (瓜地馬拉)：瓜地馬拉代表團重申敝國政府對西班牙法朗主義及外交孤立問題的確切態度。在大會中竟有人以某種不可解釋的方式硬說這種使佛朗哥陷於外交孤立的辦法乃是干涉的行為。

對佛朗哥政權之集體絕交，民主國家向那些曾對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的入侵軍隊英勇作戰達三十二個月之久的人民所表示的同情，絕對不能與過去一個強國謀圖私利並非維護羅斯福總統的四大自由而對弱國內政所加的片面干涉混為一談。

文明世界的良知為支持西班牙民主制度以通過並實施自馬德里召回外交使節團團長這件決議案的辦法所擬採取的集體行動，就人類追求正義和自由的願望而言，並不與 Chapultepec 公約的精神相衝突。它也不與金山憲章中所莊嚴揭示的普世萬國公法的戰後觀念的精神相衝突。要證明這種論點究竟正確到何種程度抑或有問題到何種程度，既然不能在四分鐘的規定發言時間內作一法理上的說明，為求簡短計，我想只要指出本大會各代表團均一致同意不准佛朗哥參加本世界組織，也沒有任何人認為這種決議是干涉的罪過或是侵犯佛朗哥的法朗黨主權的行為，也就夠了。

不然，各位先生。隔絕獨裁政權是一種預防辦法，是聯合國對受害國所提供的隔離辦法，使它們能夠恢復自由，並且抵抗企圖摧毀它們的暴徒。

提出隔離辦法的並不是瓜地馬拉代表團，而是高明的美國代表。他們認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法朗主義為危險的傳染中心，必須加以隔絕，以免蔓延四鄰。

例如這是國務部部長 James F. Byrnes 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所說的話：

“我們的盟國及我們以無數生命鮮血、及財產的龐大代價，換得勝利，使各地人羣都能正當地要求尊重人權與人類尊嚴，為維持全世界的和平與安全的必要條件……一個仰賴武力的政府侵犯人類的基本權利……乃是所有〔美洲〕各共和國共同關切的問題”。

國務部副部長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在 Connecticut 州 New Haven 市發表很有意味的演說，其中有關的兩句如下：

“如果一個國家對內對外的主權是完全從組成該國的人民得來的，那麼，違反國內人民公意的政府在對外交涉中能有主權嗎？”

“今日窒息於國際法西斯主義的各國變種之下的國家境內，民權的理想正在橫遭挫折。即在今日，世界上還有由政府攬有比 Galilean 時代的王侯更不負責的大權的怪現象。不相信民權的政府竟仍以人民的名義來統治國家，這對我們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

我們都看到本大會這個當代文明的最高裁判所處理西班牙問題之極端審慎與婉轉。而佛朗哥竟在我們仍然在此集會時，命令成千成萬的法朗黨徒在馬德里街市上遊行示威，高呼對聯合國敵視挑釁的口號，以為答覆。

這就是在——一九四一年及一九四二年向盟國挑釁的佛朗哥。他對民主制度說過這種威脅的話：

“軸心現在已經是德意志、義大利、西班牙三國所構成的三角形了。戰爭已經到臨。盟國已經失敗。現在德國軍隊已經發動了他們期待多年的戰爭。我們青年的熱血將與我們軸心同志的熱血共流，作為團結的活的表現。民主制度和自由主義現在已經是陳舊的名辭。納粹主義與我們法朗黨的勝利是顯明的事實。我們保持我們的傳統政策。如果柏林一旦受到威脅，西班牙就要派一百萬大軍去保衛它”。

在主席所指定給我們的四分鐘以內，我沒有時間談到業已在此間提出和討論過的其他各點。我只須在結論中說我們以自己的偉大解放者及思想家為模範及南鍼，來保衛西班牙，保衛西班牙人民。在他們為爭取正義與自由從前業已酣戰過——現在仍然在酣戰——的勝利鬭爭中，他們會業已正在反抗佛朗哥，與他們過去反抗斐迪南七世專制一樣。

主席：本席請阿根廷代表 Mr. Arce 發言。

Mr. ARCE (阿根廷)：“西班牙問題”既然有許多提到，實際上是存在的。但是本組織並不能因為有這問題存在，遂有干涉西班牙國家內政的權利。

戰爭結束至今，不過一年有餘，我們還沒有忘掉它的慘痛，也不能忘記那些不以其本國境內實行統治為已足，還要夢想稱霸全球的人所犯的暴行。

我們剛剛草擬了一個裁減軍備的一般計劃，獲得大中小各國的同意，我們只希望這個計劃能提到大會來，以便大會以其崇高的權力，促請安全理事會擬訂必要的方案，裁減軍備，並設置國際警察。

我們全都切望維持和平。但是因為恨惡十多年以前在西班牙內戰中獲了勝利之人之故，我們花費了許多為執行任務已感不足的時間，從事於決議案的提議、起草、和表決，以圖對金山憲章特別規定應由主權國家——在本問題中是西班牙國——自行解決的問題，橫加干涉。

有人說現政府是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可能威脅。這種說法很可懷疑，沒有人能夠加以證實。並且從最近發生的事實可以看出來，如有公開威脅國際和平及安全的危險存在，這種危險似乎並非來自西班牙。

難道沒有人說共產主義是世界和平的一種危機嗎？但是並沒有人提議干涉共產主義統治各國中的現有政權。

難道沒有其他的人說帝國資本主義危及世界和平與安全嗎？但是並沒有人提議干涉資本主義國家的內政。

有人說西班牙沒有民主政權。難道此間在座的人都能說世界其他各地所有各國都是民主的方式統治的嗎？

再者，在論到政治體制時所用的“民主主義”、“共產主義”、“資本主義”及其他同類字樣，其意義並非依照一般字典的解釋，而是依照使用人所賦予它們的意思而定。

在此以前，阿根廷代表團避免干預這個問題。但是情事的演變及政治暨安全委員會中表決的結果，使我們決定改變態度，我們準備採取行動，投票反對任何表示干涉西班牙內政的辦法。我們反對各國干涉其他國家內政的一切行為；我們尤其反對聯合國干涉某一國家內政的行為，不論其為會員國與否。其理由很簡單，因為這是金山憲章明文禁止的。

在這個共謀保障和平的時候，我特別向有力發動戰爭的各大國呼籲，請不要發起或贊成任何違反憲章規定的決議案。我們特別請求它們不要以跋扈的態度從事。它們對於過去德意志的希特勒和義大利的墨索里尼所具有的這種跋扈態度，曾很正確地加以指責。

讓我們記住歷史的教訓。世界上沒有比西班牙人民更具有獨立性的，更以其獨立自傲的。在一千萬人喪命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之後，不必再來殺戮二千萬西班牙人以征服西班牙。讓西班牙人民自行解決他們的問題。讓本組織的各個會員國對西班牙政府各自採取它們認為最妥善的行動。此間出席的國家中有許多根本與西班牙並沒有外交關係，它們怎能召回其使節團團長呢？

我甚且要說我深信西班牙人民一定會在下屆大會之前就把他們自己的問題解決了的。

目前讓我們暫時忘掉這個只與準備下次戰爭有關而與維持和平無涉的問題，讓我們專心致志於我們自己的任務。西班牙只有二千二百多萬居民，世界卻有二十多億人。

我們所應該全力以赴的偉大任務共有兩種：第一種任務是使各大國對裁減軍備及維持和平能達致協議；第二種任務是改善全世界所有各地億萬男女老幼的糧食及衛生情況。

所謂西班牙問題是一個足鼓動政客們及一般相信虛偽民主制度的虛偽諾言的純樸人士的問題。世界上二十億人類的和平與福利卻是一個社會問題，是統治者、政治家、及全體人類都應該關心的問題。

西班牙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不屬於聯合國職權範圍之內。和平問題，全體人類的糧食供應問題，改善貧乏者的社會環境問題等是聯合國的主要任務。讓我們丟開前者一項問題，而努力解決後者幾項問題罷。

阿根廷代表團將繼續奮鬥，維護和平，防止戰爭。在這個任務中，它將以它在國際上一貫遵循的不干涉傳統以及聯合國憲章的原則為其後盾。

主席：本席請菲律賓共和國代表 Mr. Romulo 發言。

Mr. ROMULO(菲律賓共和國)：我們當前的決議案全案在第一委員會中付表決時，菲律賓代表團曾經棄權。

敝國政府自始就不贊成不能削弱反而加強佛朗哥政權的任何步驟。但是，除去方法與策略的問題外，我們心目中毫無疑問地認為佛朗哥政權是一個由法西斯武力干涉，強迫西班牙人民接受的法西斯政權，我們也歡迎凡足以促使民主政府重行設立於西班牙的任何適當辦法。

敝國政府深知聯合國如果不能對西班牙採取具體行動，或以某種方式對西班牙人民表示同情並對佛朗哥政權表示譴責，則聯合國的威望將大有危險。大會顯然不能對西班牙問題默然不問，否則這種沈默就會視作是間接對佛朗哥政府予以默許。

敝代表團在權衡現有決議案中所列的行動及大會完全不採取行動的兩種辦法的可能結果之後，認為在我們審議的這個階段，大會如果毫無行動，將有害於團結原則，而這個原則卻是世界人民希望我們在這個很重要的問題中所遵守的。倘若讓全世界，特別是讓西班牙人民，對聯合國對法西斯問題所採取的態度有所懷疑，這是一個不可寬恕的錯誤。

關於我們對佛朗哥政府所應該採取的主要辦法，我們在委員會中雖然意見不同，但是在這個緊要關頭，卻不能再行躊躇。當前的決議案乃是各種差異極遠的意見與提議經長時間辯論後所達致的妥協，乃是在完全放任政策，和主張對佛朗哥西班牙斷絕外交關係和實施經濟制裁的強烈干涉政策兩方面之間的第一種妥協。

當前的決議案是一個妥協案，應該由所有各代表團加以坦白與誠懇的考慮。

大會在它發展過程中，已經達到了成為世界良知的靈敏工具的一個階段，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這是一種很健全的發展，是我們菲律賓代表團同人所不願妨礙的。在這個會場中，這個偉大的機關曾經兩度表示堅決遵奉促進人權及維護基本自由的原則。對西班牙佛朗哥政權採取某種具體行動是大會對同樣重要問題所採政策的自然與必要的結果。

聯合國對佛朗哥西班牙問題必須有所表示。如果它的表示要採取當前決議案中所列的辦法，就讓它照辦，並且讓它儘量發出有力的表示罷。因為聯合國如果有所表示，就必須是世界良知的表示。對法西斯主義及其存於任何處所的餘孽的論理與實施，世界良知是無疑地要加以譴責的。

敝國政府對佛朗哥西班牙問題的政策，乃是要對大會過半數所通過的向世界及西班牙人民昭告我們對法西斯主義絕對唾棄與厭惡的任何決議，一律參與並予遵守。因此，本席欣然宣佈菲律賓代表團將投票贊成現有的決議案。

主席：本席請烏拉圭代表 Mr. Mora 發言。

Mr. MORA(烏拉圭)：烏拉圭代表團將投票贊成第一委員會所通過的西班牙問題決議案。

烏拉圭政府對西班牙情勢具有一種審慮周詳的意見。參議院和衆議院曾經一再表示贊成與西班牙現政府斷絕關係。烏拉圭外交部長曾在金山市堅決贊助墨西哥所提禁止由敵國武力協助設立的政府取得聯合國的會員資格的動議。本大會第一屆會第一期會議在倫敦舉行時，烏拉圭代表團首席代表贊助在金山市所作的宣言，並且表示遵守波茨坦宣言的原則。各位都知道該宣言是反對西班牙參加聯合國的。

話雖如此，烏拉圭政府的誠摯願望始終是希望西班牙問題能夠自行解決。但是詔光如駛，該政權仍然賴殘暴與迫害而繼續存在。

安全理事會指派調查西班牙問題的小組委員會不得不指出佛朗哥政權“繼續對其政敵橫施迫害，並對其人民實行警察監視，其所採方法皆屬法西斯政權之特徵，而與聯合國尊重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原則大相悖謬”。這種政權的無限期延續，對國內及世界和平，都不啻乃是一種潛在的威脅。

大會在行使它的權力時，應該採取沈着而堅定的態度，以便協助結束這種情勢。烏拉圭政府並不是在臨時胡謔一些原則來對付這個問題。它是在遵循它曾在歷次會議中及凡遇認為必要時業已解釋過的一種經過審慎考慮的政策。

依據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六項“本組織在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必要範圍內，應保證非聯合國會員國遵行上述原則”，而這些原則中的

第一項就是重申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之信念。

憲章第十三條第一項(丑)款授權大會作成建議，“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助成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實現”。

因此，據敵國政府的意見，聯合國大會應該堅持要求在西班牙實現這些基本權利與自由，大會應該如此建議。

我們所要建立的新世界，若求垂諸久遠，就不能蹈過去的覆轍。它必須建立在各民族互相維繫和人類團結的雙重信念上。如果本組織遭遇第一次試驗時，就不能履行由金山憲章的文字與精神而生的義務，未免遺憾。

就烏拉圭政府而言，它相信在辯論過程中，就不干涉原則及該原則對於憲章之適用於我們現下所討論的問題有甚麼影響各點所發表的各種不同言論，應該確定若干概念。它認為援用不干涉原則，致使特為代表國際社團採取行為而設立的機關不能採取集體行動，顯屬矛盾之極。

烏拉圭一貫尊重並擁護美洲各國會議譴責任何國家干涉其他國家內政及外交所通過的原則。但是它認為這個原則僅指片面的干涉而言，或指若干國家自行發起或獨斷行動而言。這個原則即如金山會議所接受的，不能認為可以適用於聯合國基本機關的行動。

聯合國憲章使國際關係產生了一種新司法制度，國際法的若干傳統觀念必然因此而有所修改。

烏拉圭本着依據它一再表示的信念，對大會權力鞏固可以處理這種問題一點，頗感滿意。因此烏拉圭代表團將不作任何批評而拒絕接受我們在此間所聽到的所謂大會是在侵犯安全理事會職權之說。

憲章第十條說大會可以就憲章範圍內任何問題或者關於憲章所規定任何機關的職權，提出建議。其唯一例外為在安全理事會依據第十二條處理特殊問題時，大會不得有所建議。但是就我們當前的事件而言，安全理事會決議將本事項提請大會解釋；那就是說安全理事會正在等候大會提出建議，以便遵照辦理。

主席：本席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 Mr. Gromyko 發言。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代表團認為第一委員會就佛朗哥法西斯政權問題所通過的決議案關係重大。第一委員會在決議之前，曾經冗長討論，各代表團都有對此事發表意見的機會。若干身為聯合國會

員國的國家的代表團很正確地認為過去關於佛朗哥法西斯政權的決議案仍有未足，聯合國必須對佛朗哥採取更具決定性的步驟。這就是各國與佛朗哥政權間的關係問題又在本屆大會提出討論的原因。

在討論業經第一委員會以絕大多數通過的這個決議案時，我們必須首先了解西班牙現政權所代表的是甚麼。大家都知道佛朗哥及其黨徒之得獲政權，是希特勒黨的德意志和法西斯黨的義大利加以干涉的結果。由於德、義兩國法西斯主義的協助，西班牙共和國竟被顛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傀儡獲掌大權。西班牙法西斯主義靠外國刺刀的支持而獲得政權以後，在整個戰爭期間，始終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忠誠盟友。並且事實證明佛朗哥西班牙不但是希特勒黨德意志與法西斯黨義大利的政治盟國，而且曾以軍事援助供給軸心國家，遣派正規部隊到東戰場對蘇聯軍隊作戰。聯合國對這個問題不應限於通過一般性的宣言，而應該依照問題的嚴重性，力求通過更有實效的決議案。這是聯合國對愛好和平國家在道義與政治上所負的責任。這是聯合國的責任，也是本組織各會員國的責任。

蘇聯代表團認為第一委員會所建議的決議案，規定本組織所有會員國應該自西班牙召回它們的大使及公使，並且不准西班牙參加聯合國所設立或與它有關係的國際組織，是大會在審議本問題後所能通過的最低限度的決議案。

蘇聯代表團仍然認為對佛朗哥西班牙斷絕外交關係完全合理，並且符合審議中本問題的嚴重性。

但是蘇聯代表團接受第一委員會所通過的決議案，對西班牙法西斯主義，是一下嚴重的政治打擊。同時，這個決議案也可以鼓舞西班牙人民，激勵他們在西班牙從事鬭爭以爭取民主自由並摧毀法西斯政權。通過委員會所提的決議，不但從分別在西班牙國內國外對佛朗哥政權從事鬭爭的西班牙人民及西班牙民主派的心目中看來，而且從所有亟欲完全肅清法西斯主義及法西斯政權餘孽的一切愛好和平人士的心目中看來，都會加強聯合國的權威。

蘇聯代表團不能忽視在大會中竟然有人替依賴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為外援而強迫加於西班牙人民的西班牙法西斯政權辯護。他們說聯合國不應該，也沒有這種權力去攪擾佛朗哥和他的黨徒，因為大會如果通過決議案對佛朗哥政權採取實際辦法，就等於聯合國對西班牙內政加以干涉。

話雖如此，我們卻不難了解這種論調是沒有任何根據的：法西斯主義久已不是這一國或

那一國的內政問題了。過去的悲慘教訓指示我們法西斯主義和侵略行為是不可分的。聯合國果真想要保衛和平與各國的安全，就不應該忽視歷史的教訓。

若干代表團企圖阻止聯合國通過對佛朗哥政權的實際辦法，足見並不是聯合國中所有各國都充分認識西班牙政權存在所代表的危險。

在過去各次會議討論本問題之初，蘇聯就採取明確而始終一貫的路線。此後它也要繼續對法西斯主義者及戰爭販子努力鬭爭。蘇聯代表團認為必須重行指出：要想把現在討論的問題所有的政治實體與內容，埋沒於替不對西班牙法西斯主義採取行動的政策辯護而提出的各種法律解釋之下，這實在是極其危險的。

聯合國是否願意不以文字而以行動對法西斯主義從事戰鬥以爭取永久和平及國際安全，抑或願意表示對於西班牙法西斯主義並無能力採取適當辦法，這問題須由聯合國予以明確而堅定的答覆。要想對這問題避而不答，這是不可能的。

蘇聯代表團希望大會能夠贊同第一委員會所通過的決議案，並且保證立即將該項決議付諸實施。

主席：本席請那威代表 Mr. Wold 發言。

Mr. Wold (那威)：那威代表團已經說明它對西班牙問題的觀點，現在我只預備略作數言。

現下提出於大會之前的建議並非對付西班牙人民的，而是對付佛朗哥及佛朗哥政權，即是我們全體加以譴責並且希望它能早日消滅的一種政權的。因為這個理由，我們現在所採取的決議必須能夠儘可能地削弱佛朗哥政權。因此我請求大會儘可能以最大的多數來通過我們現有的決議案。

本決議案是一個妥協辦法。西班牙問題經小組委員會及第一委員會詳加討論，終於獲得極大多數贊成本決議案。因此我認為此時我們應該本着團結和共同行動的精神，團結一致。菲律賓代表適纔所作的演說，我要向他致謝。我認為那個演說的精神是我們本組織的同人所時常具有的。

我們團結一致的時機已到。佛朗哥應該認識他的末日已臨，同時，他必須認識聯合國的實力和真正團結的精神。

主席：本席請墨西哥代表 Mr. de la Colina 發言。

Mr. DE LA COLINA (墨西哥)：在為反抗自由選舉出來的西班牙共和國政府而作的軍事叛變發生之初，墨西哥就是採取明確堅定的反法

西斯立場的少數國家之一，所以覺有資格對本問題發表具有權威的言論。我們從來沒有乖離下開各項原則及目的：對企圖征服世界的法西斯納粹精神所造成的政權加以譴責；與西班牙民主人民合作；經常地表示希望英勇而慷慨的西班牙人民能夠早日設立由人民公意獲得權力的政府。

我們從未主張干涉他國內政。反之，我們始終要求世界人士不要宥恕由干涉所引起的直接結果，就是現代史中最可憎惡的聯盟——所謂軸心者——最兇暴的干涉行為之一。聯合國會對這個軸心聯盟作戰流血，我們各國政府曾於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發表具有歷史意義的宣言誓要摧毀這個聯盟，民主國家的常勝軍隊曾掃蕩了這個聯盟散佈在那威、比利時、荷蘭、法蘭西、菲律賓及其他國家內的爪牙。

世界上只剩下一個這種政權——佛朗哥政權。只剩下一個尚待審判懲罰的奸賊——佛朗哥。全世界只有一個法西斯陰謀中心尚在蠢動——佛朗哥的中心。但是我們在委員會決議案中並沒有要求我們的道德良心可能要我們作的事。我們只建議本組織所有會員國立即自馬德里召回派駐該地的大使和公使。委員會的建議實在是和緩之至。我們並沒有如有些人所說創立先例。佛朗哥事件頗為特殊。我們譴責他，並不是因為他獨裁而且反民主。我們對本事件的主要和最高關切所在是他軸心所造成的。這就是我們不准佛朗哥取得本組織會員資格的原因。

若干代表的私人意見，無論和我的意見如何不同，仍是我之所深為尊重的。這些代表說是這種建議會有干涉內政之嫌。只要他們所發表的是他們個人或是他們政府的意見，敝代表團縱然不能承認他們的理由正當，卻仍然注意傾聽。但是他們一旦要替我們解釋憲章，甚至說我們如果通過這個決議案就是違反憲章規定，我就必須鄭重地而無條件地宣稱，就敝代表團而論，只有大會依據它的根本法定程序和方法以整個機關的資格來採取行動，纔有對它所審議的各個事件決定能夠如何辦理或不得如何辦理的權力。

讓我們所投的票來表達各個會員國的意見。投票結果，讓我再說一遍，只有那種投票結果，纔是大會依據憲章所作的決議。不論決議如何，敝代表團將欣然遵守。讓我們加強並重申大會這個偉大機關，聯合國的真正代表機關的功能與權力罷。

主席：本席請祕魯代表 Mr. de Lavalley 發言。

Mr. DE LAVALLE (祕魯)：祕魯外交部長曾發表了一篇流傳很廣的公開聲明，從各方面來討論聯合國與西班牙之關係的問題。因此，我不擬仍然從空洞的理論方面，詳談祕魯法律立場。我已經在關係委員會中解釋過祕魯的法律立場了。

在解釋敵代表團的投票理由時，我只說祕魯依據傳統及政治與法律信心，堅決擁護美洲公法基本觀念之一的不干涉原則。祕魯相信這個原則必須妥為維護，但不影響聯合國憲章中為求防止任何威脅或危及和平的情事而擬定的集體行動。

不干涉原則是各小國的最高保障。法律文件，如聯合國憲章者，實在不容成為對各小國主權及獨立的威脅。委員會所提議的方案對於美洲各國制度最堅固的基礎之一，加以打擊，這個制度是建立在干涉協定上面的。這就是祕魯代表團投票反對直接或間接牽涉到任何形式的干涉行為的任何提案的原因。

我們願對在今日具有歷史性的辯論中以動人言論重申這種原則的代表團，欣然表示同意和一致。

安全理事會既然還沒有決定有任何對世界和平的實際威脅存在，決議案中所提議的辦法就不符合憲章第三十九條，祕魯政府認為召回大使及公使乃是憲章第四十一條所未規定的集體行動。祕魯代表團也投票反對由各國對西班牙實施經濟制裁的提議，因為它同樣地沒有法律根據。

祕魯遵奉金山協定、波茨坦宣言、與本年二月倫敦聯合國大會的建議，主張聯合國組織不能允許西班牙現政府混跡其間。祕魯認為不准西班牙參加國際組織可能鼓勵在該國重建民主自由的要求；但是它不相信有何理由不准西班牙參加具有世界性的技術機構和協定，因為這樣就違反這種機構和協定的目的，而且影響這種機構和協定的功效。

祕魯是對法律信念恪守不渝並對民主制度深予尊重的國家。它與美利堅合衆國、法蘭西、及英聯王國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宣言中所表示的信念，具有同感。認為任何真正民主的政權必須為人民自由表示的意志的產物，因此它不預備干涉西班牙的內政。

鑒於本大會各代表團對西班牙人民的熱烈同情，祕魯深信西班牙可以自己找到解決它的政治問題的辦法，於是世界各國人民也可以歡迎西班牙合作，共同擔負聯合國組織所承擔的艱鉅工作。

主席：本席請美利堅合衆國代表 Mr. Stevenson 發言。

Mr. STEVENSON (美利堅合衆國)：我預備奉演大會，決不超過一分鐘。這並不是因為我們對於佛朗哥問題不及前此登臺發言的各位那麼重視，而是因為敵國政府的意見已經在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中一再申述。

但是，既然有人要求本決議案逐段分別表決，我們願就建議安全理事會應在西班牙於相當時期內仍然未能建立由人民公意授權的政府時，考慮採取措置以補救這種情勢的一段，略抒所見。

美國代表團很懷疑憲章是否授權安全理事會在本決議案中所建議的情況下，採取措置。因為這種根本法上的疑問，我們不得不在表決該段時棄權。

我們相信美國代表團原來提出的決議案較現經修正的決議案為佳。我們認為它可以更有效地完成由西班牙各級人民和平地撤換佛朗哥政權的工作。

但是為求和協並使大會對西班牙問題儘可能獲得近於全體一致的意見計，美國將投票贊成整個決議案，切望本決議案所想像的和平與革可以早日使西班牙人民獲得自由。

主席：本席請玻利維亞代表 Mr. Costa du Rels 發言。

Mr. COSTA DU RELS (玻利維亞)：本席既為名單上最後發言人之一，我預備在指定給我的每一分鐘中，只用三十秒鐘。我所說的只是解釋我們的投票理由。

去年底，玻利維亞政府與西班牙現政府斷絕外交關係。它的此項行動完全是在它本身主權範圍以內，毫無直接或間接影響其他國家所作決策的意思。玻利維亞政府認為其後西班牙政府不論在本質或方法方面，都沒有接近南美洲和北美洲所認為至寶的民主理想。

玻利維亞代表團在第一委員會中接受美利堅合衆國所提出的決議案；該案既被否決，玻利維亞代表團將贊成比利時政府所提出的決議案草案。

主席：本席請利比里亞代表 Mr. Cassell 發言。

Mr. CASSELL (利比里亞)：各方公認佛朗哥政府的特徵與性質乃是法西斯式的；在上次大戰中它充分發揮其法西斯性質；今日它是納粹及法西斯份子自他們作惡多端的本國中流亡出來的逋逃藪；又須承認西班牙是同樣或類似的主義滋生之所，這些主義足以危害世界和平的。

我們必須在此時此地開始打擊獨裁政府、全能主義、壓迫、奴役、各種對自由的限制以及對個人及人羣權利的危害。這一點極為迫切，極為重要，必須努力將事，堅持到底，直到這些罪惡制度的殘餘完全絕跡於民主力量之前為止。這是我們應負的任務，我們的威望將隨着我們今晚的決議而增高或者衰落。

正如我們適才所說的，各種壓迫的殘餘絕跡於正義力量之前的時機已至。主席先生，各位代表，難道你們沒有聽見自由的足聲有如天際雷鳴，自世界各方以整齊的步伐前進，男男女女都在要求那些被同屬人類的人扣留不放的天賦自由嗎？

全體人類將必然獲得自由。西班牙的自由人民排除萬難，為維護自由而奮鬥。凡屬惡謀邪計所能想像得到的殘害人類的一切新武器，都曾對付他們使用過。這個鬭爭自始就勢力懸殊，現在仍是一樣。我們最少也應該以這個偉大機關的全部道義力量來對抗譏笑聯合國的佛朗哥。我們對他的答覆應該是全體一致通過本決議案，並且繼之迅速付諸實施。

主席：本席請巴拿馬代表 Mr. Alfaro 發言。

Mr. ALFARO (巴拿馬)：這是一個很嚴重的辯論，如果不是悲劇重重，有時例可使人發笑。我們拉丁美洲各國代表團及世界所有其他各國代表團，全體一致宣示我們對於一國干涉他國內政外交，是深惡痛絕的。美洲多邊公約以這種辭句規定舉世共守的不干涉原則；這個條文的意義，以及其訂定的經過，都可以明確地表示它所指的是片面干涉，專橫的干涉，無理由的軍事干涉，一如我們在西班牙所見的一種干涉，就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陰圖使那個高貴而不幸的國家成為他們其後侵略的實驗場所，摧毀它的民主政府，而在地中海與庇里尼斯(Pyrenees)山脈之間建立一個法西斯主義的堅強堡壘時的一種干涉。

這是我們全體所恨的一種干涉。這是主權原則與平等原則所禁止、譴責、並唾棄的一種干涉。但是不干涉主義與我們在金山憲章中所設立的偉大的集體行動制度毫不相關。專橫的干涉行為違反獨立原則。集體行動卻以互相維繫的主義為根據。集體行動經憲章以專條擬定、授權、並獲得協議。聯合國必須實施這種集體行動，因為沒有它，我們就不能保有和平與安全，不能增進人權、不能裁減軍備、不能實行託管制度、不能推行國際合作、不能實現我們組織這個世界國家社團所要實現的任何偉大、重要、而基本的原則。

雖然如此，反對現下審議的提案的理由，卻只是把“干涉”這個可惡的字樣，加於我們贊

同這個提案的人頭上。這個干涉在甚麼地方？決議案中說甚麼？其中並無一處意圖在西班牙採取實質行動；並無一處不在所有各國主權範圍以內；並無一處是超過了對西班牙現有政權表示譴責一舉的；並無一處不是絕對符合我們全體所表示的要求及願望的。我們的要求及願望是佛朗哥政府必須取消，必須由民主政府取而代之，因為佛朗哥政府代表我們所譴責的一切東西，代表我們所憎惡的一切東西，代表我們奮鬥反抗的一切對象，代表我們希望自世界消滅淨盡的一切東西。

援引憲章第二條第七項來反對這個決議案可謂文不對題。我們在此地所討論的事項在本質上並不屬西班牙的國內管轄範圍。我們所提的建議只與聯合國會員國的各個國家主權有關，因為各國都有在某一國家派駐大使或公使的絕對自由。

我願意在結論中指出，那些對於世界和平是一種實際或可能的威脅，對於最基本人權是連續地惡聲四溢地、嚴重地、嚇人聽聞地予以侵犯的情勢，並不是本質上屬於任何國家國內管轄的事項；它不在本質上屬於國際管轄，尤其是屬於聯合國的權力與職掌範圍之內。

巴拿馬代表團認為投票贊成本決議案的意義是我們在向着世界和平、自由及民主的鵠的前進時，不致失足。

主席：本席請印度代表 Mr. Menon 發言。

Mr. MENON (印度)：印度代表團希望能使世人從這個講壇上聽到印度贊同這個極重要的決議案的呼聲。該決議案規定由大會號召各會員國採取初步行動，俾使西班牙人民能夠參加本大會。

印度政府本來準備贊同一個比這個決議案還要積極得多的決議案。但是我們亟欲使本決議案中也含有敵國國家及人民的呼聲，以及印度政府的支持。我們希望本決議案能夠以現有的形式達到相當程度，或者很可觀程度的協議。

我們在此次辯論中，以及在委員會的辯論中，時時聽到有人提起“干涉”一辭。我們中間有許多人與西班牙問題並與該國人民為設立政府反抗法西斯侵略而作鬭爭有關。我們也很熟悉另一個名詞，那就是“不干涉”。我們知道不干涉的結果如何。它的結果是希特勒及墨索里尼能夠在西班牙演習他們在大陸上的戰爭，並於其後幾年使世界遭受禍殃。所以我們今日附和大家聲明我們贊成這個初步辦法。這個辦法雖屬有限，但是會使西班牙人民能夠自謀解放，參加國家社團，而成為世界各國中受人尊重的一員。

因此，我們欣然贊同這個決議案，並且指出本問題不但關係拉丁美洲，或者關係整個美洲或歐洲，而且關係全世界的人民。如果要分部表決，我們預備投票贊成本決議案的每一段。我們也預備投票贊成整個決議案。

主席：一般討論結束。英聯王國代表團請求將“建議：如西班牙於相當時期內仍未能建立……”等字樣一段另行表決。本席認為可以將該段單獨付表決。

本席宣讀該段全文：

“建議：如西班牙於相當時期內仍未能建立由人民公意授權，且尊重言論、宗教、與集會之自由，並矢謀迅速舉行選舉，使西班牙人民得以不受暴力與威迫之壓制且不分黨派之畛域以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政府，則安全理事會當即考慮採取適當措置，以補救該種情勢”。

舉手表決。

決議：本段案文以二十九票對八票通過，棄權者十一。

主席：現在我們將整個決議案交付表決。本席認為最好是唱名表決。

唱名表決。

表決結果如下：

英聯王國代表投票贊成決議案，但對適纔業經提付表決的一段提出保留。主席指出投票不能附有任何意見。

贊成者：澳大利亞、比利時、玻利維亞、巴西、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智利、中國、捷克斯洛伐克、丹麥、阿比西尼亞、法蘭西、瓜地馬拉、海地、冰島、印度、伊朗、利比里亞、盧森堡、墨西哥、紐西蘭、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馬、巴拉圭、菲律賓共和國、波蘭、瑞典、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英聯王國、美利堅合眾國、烏拉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委內瑞拉、南斯拉夫。

反對者：阿根廷、哥斯大黎加、多明尼加共和國、厄瓜多、薩爾瓦多、祕魯。

棄權者：阿富汗、加拿大、哥倫比亞、古巴、埃及、希臘、洪都拉斯、黎巴嫩、荷蘭、蘇地亞拉伯、敘利亞、土耳其、南非聯邦。

決議：本決議案以三十四票對六票經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棄權者十三。

Mr. BOTTOMLEY (英聯王國)：本席認為任何代表團都有權解釋它所投的票。

主席：各代表都有權說明他們投票贊成或反對的理由；但是投票的方式只有三種：贊成、

反對、或棄權。本席鑒悉英聯王國代表業已投票贊成，但對所述的一段提出保留。

一七〇．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六理事國之選舉（續前）

主席：議程上的次一項是選舉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的一個理事國，以實現仍空懸的一席。

本席請比利時代表 Mr. van Langenhove 發言。

Mr. F. VAN LANGENHOVE (比利時)：大會雖經數次票選，仍然未能推定一個理事國，以實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現仍空懸的最後一席。比利時代表團願協助大會解決這個困難。

現在剩下的荷蘭及土耳其兩個候選國，在大會所得票數，大致相等。使這兩個國家都能當選的辦法，或者可以獲得普遍贊同。為使這個辦法可能實現計，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必須再有一個空額。比利時前曾當選為理事會理事國，自本年一月開始，任期三年。現在它自願放棄其理事席，俾使荷蘭及土耳其兩國都能成為理事會的理事國，但以大會採納推選荷蘭及土耳其兩國的辦法為條件。比利時將放棄它的理事席以求實現這個辦法。

Mr. BARTOS (南斯拉夫)：南斯拉夫代表團不反對比利時辭職。但是辭職後所遺的空額，必須依據根本法所訂的條規及我們自己的議事規則，另行選舉新理事國。

這是南斯拉夫代表團對本問題的觀點。我們請主席採取必要步驟，確實遵守憲章及大會議事規則的規定。

主席：比利時代表團並非自願將大會對它表示信賴而推選它擔任的職位憑空拋棄；而是建議一個協助大會克服目前困難的解決辦法，是一個必須照原式全部接受或全部拒絕的辦法。如果大會不能接受這個辦法，我不相信比利時代表肯放棄比利時在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中所擔任的理事一席。

Mr. BARTOS (南斯拉夫)：本席必須再度發言，非常抱歉。但是若干代表團——包括南斯拉夫代表團在內——雖曾正式提議，我們的議事規則卻不准許採用推選制。因此我們不能接受這個自動提出的推選。事實上這是以推選為條件的辭職。如果我們採取這種辦法，我們就必須在下屆大會中修改議事規則，然後再接受比利時代表團的提議。

Mr. ARCE (阿根廷)：這是我第一次不得不向主席表示異議，深感遺憾。我認為他的理論錯誤。過去有一位代表自願把他的位置讓給另

一位代表，我們卻以無記名投票表決的結果拒絕給他這項權利。因此，我們也不能准許比利時有條件地辭職。

如果比利時辭職，而我們接受它的辭職，我們就必須在土耳其與荷蘭之間自由推選一國，以實一個餘缺；至於另一個餘缺，大會可以完全自由隨大會的意思決定。

因此我贊成南斯拉夫代表的意思，它不但符合大會議事規則，而且符合議會慣例。我積二十年的立法經驗，對於此種慣例是很熟悉的。

主席：協助本大會也是難事。阿根廷代表的話很對，我不反對他的意見。但是比利時的提案如經接受，土耳其與荷蘭這兩個候選國中之一可以退出，而把位置讓給另一國。其後我們就可以舉行一次選舉。剩下的那個候選國可能獲得三分二的多數。我們繼之可以再舉行一次選舉。

各代表團可以隨它們的意願自由行動。但是，如果它們接受比利時提案，這就構成了一種“君子協定”，自請退出以便另一候選國當選的候選國後來還是要當選的。如果大會不願意通過比利時代表的提案，就不必強求，我們可以繼續票選，我們甚至可以繼續不獲解決。

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或者可以開始票選。如果到清晨兩點鐘還沒有獲得結果，或許大會那時可以接受比利時的犧牲！

Mr. BARTOS (南斯拉夫)：南斯拉夫代表團並非反對土耳其或荷蘭當選，也不反對“君子協定”，但是這種協定必須在大會以外締結，不能見於我們的紀錄。我們很怕樹立一個很危險的先例，也許會造成若干國家中的常見的那種選舉組合，當選人在若干時期後退讓給其他候選人——我必須趕緊指出目前的事件並非如此。我們不能在本大會中創立違反民主原則的辦法。

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我願意對比利時代表團欲對大會有所貢獻的善意，敬表景仰之誠。

Mr. VAN KLEFFENS (荷蘭)：我們很感謝姊妹國比利時政府的善意，宣佈它自願放棄它在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中的理事席，但以荷蘭及土耳其都當選為該理事會理事國為條件。我深信大會必然同意我的意見，認為足以證明善鄰的態度、最高的國際精神、與極可讚許的犧牲與克己美德的，再罕有比這次更為確鑿卓著的。

這種可讚許的行動可能使在本大會中獲得同等贊助及同情的兩個候選國都能當選為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理事國。

如果我們能採取這種程序，大會就可以不必吃力不討好地在這兩個國家間有所選擇。這兩國也可以避免在本大會中不知候選多少次數的痛苦經驗。如果土耳其能與荷蘭一同當選，我們當首先表示歡迎。

我們充分了解所提出的程序不是完全遵照議事規則的。但是我沒有說這種程序絕對違反規則。這是一個特殊程序，須由大會特別核准。但是這個情勢也是特殊的，也許以後不致再度發生。無論如何，就我們本身而論，倘遇認有必要時，或經發現此為一種解決辦法時，我們準備同意本程序不得認為樹一先例。

我們也願慷慨從事。因此，我願補充說，由於荷蘭與比利時兩國關係特殊及地域接近，如果大會認為應該接受這個特殊辦法，我們就欣然願意繼承比利時，結果我們在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任期兩年，而土耳其則照常任期三年。當然，如果這個辦法未邀諸君採納，我們就必須照常進行選舉。

Mr. ARCE (阿根廷)：我願意說明我毫不反對荷蘭任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理事國。反之，我很欣然樂見該國參加理事會的工作。我只是要求避免樹立不良的先例而已。

Mr. AUSTIN (美利堅合衆國)：這是一個非常的情況。偉大的比利時提出一個議事規則中所未載的慷慨辦法。我們所遭遇的情勢是任何規則中所未見的。

大會是一個議事機關，在遭遇特殊情勢時可以自行制定規則。這當然是一個特殊情勢。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把應否接受比利時提議的問題提請大會決定，是完全符合議會的通常程序的。如果這個提議能被接受，局勢就可以澄清，我們也就可以照比利時的辦法補實這兩個缺額。

Mr. BAYDUR (土耳其)：我很誠懇地感謝比利時的慷慨大量及荷蘭的友好態度。對程序問題我不預備發言，因為土耳其是直接關係國。

顧維鈞先生(中國)：比利時自願辭去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理事席，以求解決大會所處的難境，對於這種善意與合作態度，我謹以中國代表團的名義，表示謝忱。這是前無成例的事。但是我想任何代表團能夠自願犧牲，提出這種辦法，確是一個很好的先例。因此，我們希望大會能夠接受這個辦法。

我願意指出大會接受這個有條件的辭職是一件事，這決不致違反議事規則；大會在接受這個有條件的辭職後補足所遺缺額卻是另一件事。在那個時候，大會可以依據規則第八十八條進行選舉。各位都知道該條規定：“倘遇理事

國於任期屆滿前出缺，大會應……另行補選理事國，以補足未滿之任期”。爲實比利時自動辭職所遺一缺而舉行的選舉，既然只是要選出一個理事國來補足未滿的任期，這就可以使情勢更見明瞭。因此，我希望大會可以了解這個慷慨辦法的意義而加以接受。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比利時代表團的態度毫無疑問地值得讚許。但是我們不應該只顧這一點。我們應該顧到大會自身所制訂的規則，特別是關於規定選舉各會員國參與聯合國各機關工作的程序的各種規則。

我認爲不論比利時代表團的提案如何動人，大會不應予以通過。第一、若干代表已經很正確地指出它違反議事規則。第二、該項提案如獲通過，勢將爲將來樹一不良的先例。果然如此，結果如何呢？在選舉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的理事國時，具有決定的重要性的，便不是大會的意見，而是一個會員國的意見了。這裏面大有出入。我們或許可以說大會事先核准，但是其核准的方式卻沒有依據大會所制訂的規則——議事規則。

我認爲比利時代表團的提議不應該通過，雖然我業已說過，這種態度值得讚許。

Mr. AGHNIDES (希臘)：所提議的程序毫無疑地是一種取巧的辦法，但是議事規則並不是最高的因素。大會高於議事規則。它甚至可以修改或停止適用這些規則。

過去曾有過雖不完全相同卻也類似的事件，某一個國家曾有同樣慷慨的態度。各位都還記得紐西蘭曾作這種慷慨態度使另一國家當選。我想大會不應該打擊這種態度。

我相信沒有人反對南斯拉夫代表的意見。我相信從嚴格實施議事規則的觀點說，我也要贊同他意見。但是就這種事件而言，大會的主權並不受影響。沒有人說比利時施展詭計，玩弄大會。比利時很慷慨地說，“你們現在陷於困難之中。你們的議事規則不許你們採取其他辦法。你們制訂議事規則，但是規則並不高於你們。你們能夠接受我提出的辦法嗎？我並不強迫你們。如果你們願意暫不嚴格實施你們的議事規則以求脫離這種困難的地位，比利時就願意作此犧牲”。我想信比利時的提議只是如此。

我身爲小國代表，對於這種態度重視得無以復加。在這個冷酷無情的世界中，似乎沒有人願作任何犧牲。我想這是一個很慷慨的態度。在這種自我犧牲的態度極其罕見的時期，我想我們應該對這種態度表示感佩。

Mr. BARTOS (南斯拉夫)：這個事項有關的各盟國，其人民與敝國人民友誼甚篤，而我必須就此事發言干預，極感不幸。但是，這不是候選資格的問題，而是維護原則及保全我們的機構合法性質的問題。

比利時的這種同情與善意的態度，是今日國際關係中所少見的，本人敬表景仰之誠。但是，我不得不解釋南斯拉夫代表團就這事項發言的動機。

第一，當我們制定議事規則時，曾經有人提出可否暫停實施這些規則的提案。這個提案經籌備委員會予以否決。因此議事規則不能暫停實施。

我所願意提出的第二點如下：依據憲章的條文，大會固然能夠自行制定議事規則，並且對之具有全權；但是我們也應該注意到既然沒有暫停實施規則的權利，依據議事規則第一百十七條，大會放棄修正規則的可能，它們必須經過具有這種職權的委員會審議後，方能修正。因此，在大會中修正規則的程序固然存在，大會卻採取防範辦法，避免草率修改。爲甚麼要這樣作呢？因爲這些規則是大會正確處理事務的保證。我們有遵循正常程序的義務，那就是說把事件交付委員會討論，將委員會所提出的建議予以通過，並付諸實施。

第三，規則第八十二條特別規定禁止以退出的方式推選。自行辭退而讓給另一位候選人就是推選，比在發言壇上的提名推薦還要確切有力。後者是沒有拘束力的，而自行辭退以讓給另一位候選人卻是有拘束力的。因此，前者既經禁止，後者更當然應該禁止。

希臘代表企圖以紐西蘭自願放棄候選權而讓南斯拉夫當選時紐西蘭及南斯拉夫間的諒解來作比。但是那時既然沒有席次的問題，情況就大不相同。如果荷蘭與土耳其之間能夠達致友好協議，在它們中間只提出一個候選國來，這就可能造成一個先例，但是它和比利時提案卻大不相同。

最後，我們現在對於究竟是否要違反議事規則必須有所取捨。如果我們爲一個並不嚴重甚至有其優點的事件而違反議事規則，我們就不能保證此後不在可以左右國際和平及安全的情況下違反議事規則。

主席：現在討論程序問題未免太晚。並且不牽涉規則第一百十七條的適用問題。比利時也並非要求我們違反議事規則。它只提議以特殊方式實施規則，以求有所裨益。請讓我再說一次：本問題並不牽涉規則第一百十七條。本席提議將比利時提議付表決，必須獲得三分之

二的多數贊成纔能認為通過。論到選舉的憲章第十八條事實上規定選舉必須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如果本提案以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我們就再行從事唱名表決。

Mr. PARODI (法蘭西)：請主席能否把提案再讀一遍？

主席：

“大會如能接受選舉荷蘭及土耳其兩國之解決辦法，則比利時自願辭職，使此解決辦法得告實現”。

選舉並非同時舉行。反之，本提案如經過將舉行兩次選舉。

Mr. BARTOS (南斯拉夫)：如果選舉並非同時舉行，我們就表示同意。如果程序是比利時辭職；然後以另一步驟選出荷蘭，我們就無異議。我們所不能接受的是比利時的辭職與荷蘭被選的可能性成為互相依賴的因素。如果採取前一程序，我們就不反對這個建議。

主席：本席和任何人都沒有說“同時”舉行選舉。我只重述比利時代表發言時所宣讀的案文，我也立即答覆阿根廷代表的詢問說要有兩次選舉。

荷蘭宣佈如果比利時提案能被接受，它在第一次投票時將辭退其候選資格。因此我們可以進行選舉土耳其，它必須獲得三分之二的多數。其後，我們可以進行選舉以實比利時辭職所遺下的空額。但是我們必須知道我們的立場。我說“但是”因為我們若再陷於兩個國家相持不下的現有同一情勢，比利時的辭職就毫無意義。這就是我說“但是”的理由。

比利時提案以唱名表決。

贊成者：阿富汗、阿根廷、澳大利亞、比利時、玻利維亞、巴西、加拿大、智利、中國、哥倫比亞、古巴、丹麥、多明尼加共和國、阿比西尼亞、法蘭西、希臘、冰島、伊拉克、黎巴嫩、盧森堡、荷蘭、紐西蘭、尼加拉瓜、巴拿馬、巴拉圭、秘魯、菲律賓共和國、蘇地亞拉伯、敘利亞、土耳其、南非聯邦、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烏拉圭、委內瑞拉。

反對者：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南斯拉夫。

棄權者：捷克斯洛伐克、埃及、瓜地馬拉、海地、印度、利比里亞、那威、波蘭、瑞典。

缺席者：哥斯大黎加、厄瓜多、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墨西哥。

決議：比利時提案以三十六票對四票通過，棄權者九。

主席：本席想我們都知道荷蘭代表決定荷蘭於次一票選時退出候選，因此土耳其是唯一候選國。

本席要解釋我們必須進行選舉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中一個理事國。我們必須無記名投票。土耳其最少必須獲得出席並投票會員國的三分之二的多數，方能當選。

各代表團依次無記名投票。

主席：唱名完畢。本席請檢票員點票。

檢票員進行點票。

主席：投票結果如下：

投票會員國總數……………五〇

廢票……………一

棄權者……………九

投票數……………四十九

當選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數為三十三票。

所獲票數如下：

土耳其……………四〇

決議：土耳其當選為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理事國。

主席：我們現在進行選舉一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理事國以實比利時辭職後的遺缺。各代表團只能選舉一個候選國。

各代表團依次無記名投票。

主席：唱名完畢。本席請檢票員點票。

檢票員進行點票。

主席：投票結果如下：

投票會員國總數……………四十九

廢票……………一

棄權者……………一

投票數……………四十八

當選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數為三十三票。

所獲票數如下：

荷蘭……………四〇

南斯拉夫……………七

阿根廷……………一

決議：荷蘭當選為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理事國，任期二年。

(翌日午前一時零五分散會。)